

总 序

我国纵有千古，横有八荒，是东方的文明古国。先人又有治文史的传统，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其中唐诗、宋词、元曲，又是历史悠久、光华璀璨的伟大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曾经在中国人民的历史生活中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它们曾经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值得我们骄傲的贡献；它们的一些优秀篇章至今还在大量出版，并传诵不衰；它们的一些卓越的作家，至今仍然获得亿万人民群众的尊崇、纪念；它们和他们，至今还活在我们伟大祖国精神文明的总体中。

中华诗歌源远流长，历代才人辈出，流派纷呈。风人蕴藉，雅人深致，骚人悱恻，多姿多彩的各种风格，形成历代诗歌大家所藉以继承的优良传统，始终贯穿于几千年来的诗歌发展史中。古典诗歌充分发扬了我国汉语言艺术特征构成的民族化，炼字炼意产生的韵味，具有各个时代所赋予的特色。经过长期的历史鉴定和人民大众的欣赏，江山文藻相得益彰。我国的古典诗歌以其特有的表现方式言志抒情，叙事思辨，曲绘民族心声，反映时代风貌，达到丰富多彩的极致，成为中华民族文学中的瑰宝，其影响及于民族心理素质与文化结构极为深远。

正是由于中国文学发展得太盛且太久，在我们面对浩繁的内容和分支时，确有目不暇接之感。为此，必要的步骤当然是走进名著和拥抱经典。

在关于名著和经典的多重含义下，这里说的名著，是指那些真正走进了文学史，并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具有原创性和划时代意义以及永恒艺术魅力的文本。它们往往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最完美的体现，按先哲的说法，它们是“不可企及的高峰”。当然，这不是说它们在社会认识和艺术表现上已经达到了顶峰，只是因为名著和经典往往标志着文艺发展到了一个时代的最高表现力，而作家又以完美的艺术语言和形式把身处现实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以其特有的情感体验深深地镌刻在文艺的纪念碑上了。而当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其完美的艺术表达和他的心象、情愫、体验以至他们对自己时代和现实认识的独特视角，却永恒地存在而不可能被取代、被重复和超越。

在面对名著与经典时，我们又都看重原创性和“划时代”这一点。从外显层次看，“划时代”无疑是指在文学史上享有盛名、起过重大作用的作品，这些作品标志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特定时期，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但从深隐层次来观照，名著与经典在一定意义上都具有艺术探险的意味。从屈骚开始，经汉之大赋，唐之近体诗，直到宋之词元之曲，哪一个艺术现象不应看做有史以来文学家在精神文化领域中进行最广泛最自觉也是最有气魄的艺术实验？而实验又是以大量的失败和出现废品为代价的，但经过时间的磨洗，必然有精品存留下来，成为我们的也是人类艺术发展长河在这个时代的标志和里程碑而载入史册。因此我们才说这些走进了文学史的伟大作家的精神产品都具有如下的一种品格：由于其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而永恒和不可朽。因此名著与经典从来不应以“古”“今”论高低，而以价值主沉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名著与经典是永远“读”不完，也是永远说不尽的。歌德在谈到莎士比亚的不朽的时候说：“人们已经说了那么多的话，以致看来好像再没有什么说的了，可是精神有一个特征，就是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作用。”名著也必将不断对我们的精神文化和思维空间起着拓展的作用。进一步说，一切可以称之为伟大的作家都

具有创造思想和介入现实的双重使命感，这充分体现于他们的字里行间。他们的每一部可以称之为名著的又无不是他们严肃思考和审美感悟的内心笔记。尽管每篇名作都是诗人作家个体生命形态的摹本，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文化蕴涵确实随时间的推移而富有更广大的精神空间，而后世的每一个解读者对它们都不可能作出最终的判断。这里我们不妨借用古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灵魂的边界你是找不出来的，就是你走尽了每一条大路也找不出；灵魂的根源是那么深。”是的，虽然我们对名著的全部真谛一时还找不出，但我们会锲而不舍地寻求其意味，变换着方式去领会其境界，我们毕竟是能逐步接近名著与经典的深邃灵魂边界的。

我们开始认识到，在文学史上称得上是杰出的作家，他们的优秀精神产品都是他们的心灵阳光在文本中的透射和辉映。因此阅读名著与鉴赏经典就成了我们提升自己灵魂的一剂良药。我们认同这样一种观点：要解读名著和经典就需要一颗丰富而细腻的心灵。进一步说，它还需要营造一种精神氛围、一种人文情怀，这样才真正觉得名著与经典原来是永远不会读完的。

于是，这就有了一个名著重读的问题。名著的重读不仅是因为名著与经典已经过时间的淘洗和历史的严格筛选，本身的存在证明了它们的不朽，因而需要反复地阅读与品味；也不仅仅因为随着我们人生阅历的积累和文艺修养的不断提高而需要重读，以获得新的生命感悟和情感体验。这里所说的重读名著与经典，乃是从文化历史发展过程着眼的。仅就我们很多文学爱好者的亲身感知和体会来说，“左”的形而上学就曾给经典名著带来了太多的误读和谬读！且不说“文革”期间，经典名著几乎全部被批判和否定，即使在“文革”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对名著与经典，我们的阅读心态和阅读行为是何等地不正常，阅读空间是何等地残破和狭小！那种一切以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为经纬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只懂得给书中人物划成份，或者千方百计地追寻作者的阶级归属和政治派别。再有那机械的刻板的经济

决定论，使我们阅读名著时，到处搜罗数据，以理解时代背景；而在分析作品时，仅仅一句“阶级局限”，也可以成为万能的标签，而夺去了许多传世之作鲜活的生命。至于那“通过什么反映什么”的万古不变的公式，更是死死地套住了我们的阅读思维。就是在这种被扭曲了的阅读心态下，我们对杜甫的诗，李清照的词……产生了那么多的误解。

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冲破禁区，名著重印，给读书界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生气。然而，这里仍然存在一个重读名著和如何重读名著的问题。所谓重读，绝非“再看一遍”，也非多看几遍。如果仅仅停留于“看几遍”，那也许是“无用的重复”。“重读”意味着把名著完全置于新的阅读空间之中，即对名著进行主动的、参与的、创造的阅读。换言之，在打开名著，超越那不朽的时空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阅读空间，也许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感受到一种期望之外的心灵激动。事实是，当你跳出传统阅读的思维模式和话语圈子，你才会明敏地发现一个个既在文学文本之外又与文本息息相关的阅读事实。因此，开辟多向多元多层次的思维格局，培养自身建设性的文化性格，这是我们在面对名著与经典时必须有一种健康的阅读心态。任何封闭的、被动的、教条的甚至破坏性的心态都可以导致阅读经典名著活动的失败。

呼唤重读名著，乃是一种精神文化上的渴望。而对读者来说，学术创见，文化焦虑与现实关怀的三位一体，则是阅读经典这一学术行为的精魂所在。

总之，祖国文化中的精英精神产品和民间精神产品之所以伟大，正在于我们可以因它们而深刻地意识到我们自身存在的价值；在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的选择中间，我们会永远接待它们的灵魂的参与。经典名著没有把黄金世界轻易预约给我们，但却以燃烧的生命，成为了千千万万追求者的精神的火光。真正的精神精品是活在时间的深度里，应当相信，历史终会把最有分量的东西保留下来。

顾名思义，“千编经典诗词曲”就是试着把流芳百代的古典诗词曲名作，作为介绍的重心，在吸收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注释与简析相结合的方法，向广大青少年朋友做一些与传统文化沟通的工作。

“千编经典诗词曲”分三卷。各卷皆选了古典佳作千篇左右。它没有照顾题材和风格流派，只是在传统名著中再进行撷取菁华的工作，所以取舍未必得当，这是需要读者朋友给予指正的。

末了，我们要着重说明的是，精神劳动从来都不是纯粹个人的。如果不是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的启迪，我们不可能对这些作品作出较为周全的注释和分析。如果不是诸多青年学人对从事的这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的支持，我们知道这部较大的书稿的写作任务是难以完成的。因此这套书的面世，理所当然地是他们精神劳动的结晶。河南人民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指导和具体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宁宗一

2000年3月6日于南开园

前 言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最辉煌的一个时代，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像唐代那样涌现那么多优秀的诗人，产生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出现那么多风格迥异的诗歌流派，也没有哪一个时代的诗歌能像唐诗那样受到后世的推崇和景仰，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

唐诗的巨大成就是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初唐诗歌是由南朝、隋代诗歌发展而来的，初唐诗坛一方面仍然承袭南朝、隋代诗歌的绮靡诗风；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清除改造这种诗风，在其发展过程中，那种感情浓烈、气势雄壮的清新刚健诗风逐渐显露出来。

高祖武德时期和太宗贞观时期的诗人，大都是朝廷重臣，如长孙无忌、虞世南、上官仪等人，他们的诗明显接受南朝诗风的影响，大都离不开应制、奉和、闺阁艳情及游宴生活，这些诗内容空洞，感情贫弱，但辞采华艳。这种诗风的代表人物是上官仪。上官仪的诗，以绮错婉媚为本，当时诗人多效其体，称“上官体”。这时期的诗坛是以南朝绮靡诗风为其主要特征的，但与此同时，清新刚健的新诗风也开始显露出来，这种诗风在高宗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代表这种趋势的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王勃的诗多为送别怀人之作，这些诗表现深挚的友情和开阔的胸襟，感情真挚深厚，清新自然。杨炯的边塞诗写慷慨从军的豪情，显示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诗风刚健豪迈。卢照邻诗以内容广阔、辞

采富艳、意境清新、韵致疏拔为其特征。在“初唐四杰”中，骆宾王是一位阅历丰富而又历尽坎坷的诗人。他的边塞诗描写新异的边关景色和艰辛的军旅生活，表现对功业的向往。他的咏怀诗或表达抑郁不平的悲愤心情，或展示积极进取的怀抱，大多感情强烈，慷慨激昂。“初唐四杰”的诗，虽未完全摆脱南朝藻绘华艳的诗风，但是他们对南朝诗风进行改造，显示了诗歌的新气象。一方面，诗歌的题材和内容扩展了，卢、骆的歌行突破了宫体诗的狭小范围，从宫廷走向市井，王、杨把五律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另一方面，“初唐四杰”的诗具有明朗昂扬的感情基调，他们的诗表现对生活的热爱、对功业的向往，乐观开朗，积极向上，感情或慷慨激昂，或浓烈深挚，这些都给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

彻底抛弃南朝诗风，重建风雅传统的是武后时期的诗人陈子昂。陈子昂批评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齐梁诗歌，崇尚汉魏风骨，提倡兴寄。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他的诗歌主张，《感遇》诗或批判黑暗现实，或抒写非凡抱负，或寄寓身世感慨，都是有感而发，有所寄托的。一些抒情诗抒写其怀才不遇的孤愤，诗风既深沉凝重，又苍凉激越。陈子昂诗完全扫除了六朝绮靡诗风的余习，为唐诗的繁荣开辟了新天地。

初唐时期，为唐诗的格律形式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沈佺期、宋之问，五言律诗至沈、宋而定型。诗的格律形式在南北朝时期逐步形成，产生了“永明体”诗歌，但是，这时诗律形式纷杂，尚未定型，而且回忌声病，束缚太多。唐初诗律开始简化，至沈、宋，确定律诗各联的平仄粘对关系，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诗律形式定型。沈、宋对诗歌格律的探讨、对五律形式的确定，从一个方面为唐诗的繁荣做好了准备。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时期。

唐代社会的安定繁荣和空前强大给士人的精神面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时期的士人充满了自信和幻想，积极进取、追求功名富贵、

追求不凡的是他们的普遍愿望。这时士人的人格发展是健全的，摆脱束缚、张扬个性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追求。这种时代精神和士人心态反映在诗歌中，便是广阔壮大的境界、昂扬奋发的精神和明朗浓烈的感情。盛唐诗歌在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表现出共同的艺术倾向，这就是创造完美的诗歌境界，追求清新流丽的自然之美。

开元、天宝年间，诗坛上出现了一个以山水田园为题材，着意表现静逸清澹境界的诗人群体，他们是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等人，以王、孟成就最高。

孟浩然诗多写山水田园，表现自然的宁静优美、内心的闲逸清爽，有很强的抒情性。他的山水诗并不着意表现远离尘嚣的空静幽僻，在山水风光中时常点染以人的活动，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他的田园诗写人情的淳朴真挚，表现田园生活的喜悦和美好。这些山水田园诗的特点是闲淡而不幽僻，杂有流丽和秀美。一些诗在闲淡中时有壮逸之气，写得境界阔大，气势磅礴。孟浩然诗以冲淡为其特征，写景状物并不工笔细描，而以淡墨勾勒、点染，笔墨省净。诗的感情也是淡淡的，与景物融为一体，使人浑然不觉。

王维是唐代诗歌大家，他的诗内容较为广阔。他的边塞诗展现广阔的边塞风光，气象壮伟。其离别诗感情深挚，明丽清新，极富特色。在王维诗中，最能体现他的艺术风格的是山水田园诗。他的山水田园诗着力表现大自然的宁静，表现人与自然的融合，创造出具有高度艺术魅力的静美境界。一些诗表现自然的静美时，常常带有寂寞清冷的情调，当然更多的诗是在宁静中显示生活的安详和欢快，具有浓厚的人间生活的情调。那些纯以自然景色为题材的山水诗，也在宁静中展现自然的蓬勃生机。自然万物自在自为，充满生机，这是王维山水诗常有的境界。有的山水诗，有时写得境界宏阔，气势壮伟，如《终南山》，写终南山的高峻连绵，气象万千，颇为壮观。王维诗自觉追求画意，追求绘画的线条感和色彩美。“诗中有画”是其艺术上的显著特点。表现山水田园宁静秀美的诗人，还有储光羲、常建等人。

储光羲诗多写田园生活，以清新质朴为其特色。常建诗写大自然而偏于境界的幽僻空寂，有一种孤独寂寞的情调。

与王维、孟浩然等人沉浸自然、观照自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盛唐诗坛上另一批诗人以世事为念，以功名为怀，他们在诗中表现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以及投身现世所产生的种种喜怒哀乐之情，因此，他们的诗大多表现出雄健豪迈的艺术风格。在这样的艺术共性之下，不同诗人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以王昌龄为代表的清刚峻洁，以高适为代表的慷慨豪壮和以岑参为代表的奇逸壮丽。

王昌龄早年曾游历西北边塞，他的边塞诗多真切感人。边塞将士的豪情壮志在他的边塞诗中有突出的表现。一些边塞诗也写边愁，这些诗抒发相思离别之情，写得深沉婉曲，含蓄不尽。王昌龄的闺情诗也多写相思离别，宫怨诗多借汉朝旧事写宫廷妇女的幽怨，大都委婉含蓄，情深意切。其送别诗往往不拘常套，别具一格。一般来说，王昌龄诗情味深厚，有清刚峻拔之气。

高适是一个怀有强烈的用世之心、对功业有着执著追求且自信自负的人。但应举宦游，多无结果。现实使他失望，高适诗常常表现这种怀才不遇的悲慨。高适为人，慷慨豪放，其诗笔力雄健，粗犷质实。他的边塞诗素负盛名，这些诗思想内容较为深广，既有对战士为国立功忠勇精神的歌颂，又有对将帅无能的批评，既有立功边塞的豪情壮志，又有征人思妇的哀怨悲愁。这些诗反映了高适对边疆战争的看法，有思想深度。高适的边塞诗以英雄悲壮、浑厚深沉为其风格。

岑参作为一个边塞诗人为后世所称道，他曾两次赴边，军旅生活极大地拓展了他的生活视野和思想情怀，赋予其边塞诗以雄奇壮丽的色彩和昂扬奋发的精神。岑参诗常写边塞的奇异风光，把边地风物表现得神奇瑰丽。他写到沙漠中的海市蜃楼，飞沙走石；写到天山的冰雪，还有火山、热海。在他笔下，这些异域风物，无不奇异壮伟。岑参诗也写战斗，总是充满胜利在握的乐观，流露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盛唐诗歌最杰出的代表是李白。

李白首先是盛唐精神的代表，这表现在他的非凡的理想主义、强烈的进取精神、高度的自信 and 自由解放的思想。李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非凡的抱负、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他在诗中屡屡表现对不朽功业的向往，他的理想和抱负是富有浪漫色彩的。因为怀有这样的理想，所以他对社会、人生取积极进取的态度。他是有隐居之志的，但又认为功业未就之前，未可归隐。他自出峡以后，一边漫游名山大川，求仙学道，一边追求功业，虽然其间被冷落，被抛弃，有愤懑不平，有矛盾徬徨，但建功立业之心终未销磨。李白热爱自由、追求解放的思想是很突出的。他深受庄子遗世独立思想的影响，追求绝对自由。他早年学剑任侠，因此又兼有“以武犯禁”、“不爱其躯”的游侠精神。因为这些道、侠思想的影响，李白强烈要求摆脱束缚，追求个性解放。他否定礼法，蔑视既存秩序，以至平交王侯，长揖万乘。这种傲岸不羁的性格自然不容于当世，他失意时，便遗世独立，或求仙隐逸，或沉溺山水，或纵酒酣歌，以此寄托其自由解放的思想情怀。一些游仙诗、饮酒诗和山水诗鲜明体现了这一点。李白不仅代表了盛唐精神，他的诗豪放飘逸和明丽清新的风格集中反映了盛唐诗歌的艺术风貌。李白诗热情奔放，气势磅礴，不管是抒发理想，抨击黑暗，感悟人生，还是向往神仙，纵情山水，凡所表达，无不热情奔放，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李白诗向以想像丰富著称，他的诗不拘常法，常常兴发无端，想落天外。这些诗很少具体客观的现实描写，以强烈的主观情思的抒发为主，抒情言志，常常借助于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山水描写；他的诗想像的空间极为广阔，意象之间跳跃极大，常常变幻莫测，不可端倪。李白诗的想像有时是很奇特的。他有惊人的想像力，他的想像常常出人意表。一些诗状物抒情，穷情极相，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李白诗豪放飘逸的特点正是取决于这种奔放的气势和丰富的想像。李白诗风的另一面是含蓄深厚，明丽清新，他的那些五言、七言绝句的风格大抵如此。

与李白齐名而诗风迥异的是伟大的诗人杜甫。

杜甫诗歌的巨大成就，首先是拓展了诗歌题材。他的诗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的社会生活，历来有“诗史”之称。杜甫诗写民生疾苦，特别是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三吏》、《三别》是其代表作，这些诗都表现人民在战乱中所遭受的灾难，写得极为沉痛。杜甫与普通百姓一起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因此，那些写战乱的诗，具有真情实感。这些诗常把个人的情怀与国家兴衰、民生疾苦融为一体。杜甫诗还表现了诗人爱国、爱民的思想情怀。他的爱国之情表现在他对时局的关心，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表现为以身许国的忠贞态度。杜甫是一个关心民生的诗人，他用诗歌表现民生疾苦，同情人民，其爱民之心深厚博大。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是杰出的。这首先是他在写实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诗以小见大，具有高度概括性、典型性。《三吏》、《三别》反映战乱，所写都很细小：一个家庭的遭遇，一次点兵，新婚夫妇的生离死别，但集中起来就把人民在战乱中的苦难表现得全面深刻。杜甫诗还常把叙述、描写、议论结合起来，这与盛唐诗人追求意境的创造有所不同，对中唐及后世诗风影响极大。杜甫诗还讲究锤炼字句，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杜甫的诗歌风格，历来概括为沉郁顿挫。这是因为：一方面，他的诗写自己的困顿生活，写民生疾苦，写对国家安危的关心，对亲朋好友的思念，总是带有深沉浓厚的忧思。在他的诗中，一己之悲欢与忧国忧民的情怀常常纠结在一起，这使他的忧思显得更为深厚阔大。另一方面，他的诗经常采用回环往复的抒情方式，感情跌宕起伏，曲折顿挫。

杜甫之后，活跃在诗坛上的是刘长卿、韦应物、李益和“大历十才子”。韦应物是这时期的重要诗人。他早年曾为玄宗侍卫，一些诗反映了他这时豪侠放荡的生活。他又作过州牧，写过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韦应物诗风格高雅闲淡，有的诗在宁静的境界中流露出置身世外的孤寂冷落情调，极富风韵。后人认为他的诗风格清澹，与王

维、孟浩然、柳宗元诗相近，故称王、孟、韦、柳。刘长卿诗多写羁愁别恨和闲适情怀，境界荒凉落寞，感情孤寂惆怅。一些诗充满世路坎坷、人生艰难的感慨，显得凄凉感伤。刘长卿诗气韵流畅，音调和諧，语言洗练，形象鲜明，具有清澹闲雅的风格。大历时期，在诗坛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有“大历十才子”，他们是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弼、夏侯审。“大历十才子”的诗主要写羁旅之愁，生活琐事，追求清雅闲适的境界，抒发寂寞清冷的情怀。他们的诗讲究雕琢锤炼，时有精美之句。李益诗名早著，其边塞诗最具特色。一些边塞诗有雄浑刚健之风，但更多的诗写战士久戍思归的心情，在壮阔中带有感伤、衰飒的情调。李益擅长七绝，其风调、气概可与王昌龄七绝媲美。

贞元、元和年间，唐代诗坛又出现了繁荣局面，风格迥异的诗歌流派出现，这主要是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尚实尚俗的诗风和以韩愈、孟郊、李贺为代表的尚奇尚怪的诗风。

尚实尚俗一派，追求写实，力图通俗易懂。顾况的一些诗首先表现出这种倾向，而最早以此作为整个诗歌创作追求的是王建和张籍。王建的乐府诗多写农民的日常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通俗平易，不事雕琢铺叙，不重议论，描写具体细致，含蓄自然。张籍的诗也以乐府写得最好。他的乐府诗多以农民生活为题材，贴近生活，写得朴实平淡，具有民间气息。张籍诗不事铺叙，少议论，写得简洁含蓄。

尚实尚俗的创作倾向到白居易有了新的发展，他是这一诗歌流派的代表作家。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讽喻诗以《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为代表，一些诗反映民生疾苦，敢于揭露抨击社会黑暗，在艺术上表现为“其辞质而经”、“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和肆”。他的闲适诗写闲适生活，表现出知足保和的满足感、舒适感和摆脱尘世烦恼、委顺自然的愿望。白居易被贬江州以后，独善的一面占主导地位，他从

自己被贬的经历看到世途的艰险，并因此接受了趋利避害、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此后，他对政治采取回避的态度，过着不问世事、逍遥自得的闲适生活。这种心态在他晚年的诗中有鲜明的体现。白居易的感伤诗艺术成就最高，代表作是《长恨歌》和《琵琶行》，前者写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善于把叙事、写景、抒情结合起来，把这一悲剧写得深切宛转而又酣畅淋漓。后者借琵琶女悲欢离合之情写诗人天涯沦落之感，叙述简洁凝练而又曲折动人。白居易的律诗一般以明直浅切为其特点。他在杭州时题咏湖光山色的七律写得清新明快，富有情韵。赠答之作，语言浅近如话，情致婉曲。

元和中，与白居易齐名的是元稹。元稹也创作过一些乐府诗，但大多词旨晦涩，艺术成就不高。他的诗歌成就表现在悼亡诗和艳诗中，悼亡诗感情真挚，朴实自然，情调深沉感伤。艳诗都是写青年时代的艳遇，大多写得细致入微，生动逼真，富有情韵。

贞元、元和中出现的尚怪尚奇的诗风与盛唐含蓄和谐、清新自然的诗风迥异，这反映了唐诗的重大变化。孟郊是这个诗歌流派开风气的诗人。

孟郊诗多写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和对这种生活的深刻体验，形成阴郁冷峭、枯槁瘁索的诗风。一些诗写穷愁寒苦、衰败老病，反映了内心的孤寂凄苦，表现出迷离错乱、恍惚不安的精神状态。在孟郊笔下，山水景物是寒瘦萧索的，在他诗中出现了一些凶险惨绝以至恐怖的形象，这些形象曲折反映了诗人阴郁狠重的心态。

另一位尚怪奇的诗人是韩愈。韩愈的诗多描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表现了一个胸怀高远、积极进取的士人执著奋斗的历程。韩愈诗对自己投身仕途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和苦闷有非常深刻的表现，其心态具有很强的典型性。能够反映韩愈独特诗风的是那些追求险怪的诗。他的诗常常借助非凡的想像，常赋予事物震荡奔突的强力。通过非现实的形象把事物表现得光怪陆离，一些诗以恶为美，以丑为美，追求一种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由于追求怪奇，韩愈诗力避平

庸，构思奇特怪异。在语言的运用上，一些诗务去陈言，搜奇斗险，作硬语，用僻字，显得奇崛险怪，甚至艰涩难读。韩愈诗有散文化倾向，他常以散文句式入诗，有时大量运用虚词。这种散文化倾向抛弃了诗的格律形式，打破了诗歌均衡对称的形式、回环和谐的节奏，形成拗折坚刚的风格。

李贺也是一位尚怪奇的诗人。李贺有抱负，向往建功立业，他的诗表现对功业的向往和怀才不遇的怨愤不平。李贺诗有大量的鬼神世界的描写。一些诗写神仙世界的美好，寄托了诗人对永恒生命的向往。在李贺笔下，阴森可怖的鬼的世界也是美好的，坟地色彩斑斓，鬼魂有生命，具人情，这些鬼的世界的想像和描写曲折反映了诗人对生命的体验。李贺诗的意象虚荒诞幻，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他对鬼神世界的描写莫不如是。在李贺诗中，怪异的事物赋予斑斓的色彩，丑恶的事物赋予美的形态，鲜艳的色感和凄冷的情思融为一体，从而形成凄艳奇诡的诗风，给人一种异样的美感。

在尚实尚俗与尚怪尚奇两个诗派之外，还有刘禹锡、柳宗元值得一提。刘禹锡最著名的诗是怀古咏史诗和模仿民歌之作。他的怀古咏史诗表现历史的兴衰，在历史的思索中表现人对历史的作用。凭吊古迹，思索历史，感悟人生，这是刘禹锡怀古咏史诗的突出特点。刘禹锡模仿民歌而写的一些组诗，比喻生动，格调清新，含意深刻，语言浅显清雅，有民歌风味。柳宗元曾与刘禹锡一起参加永贞元年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事败被贬，以致终生沦落。他的诗表现被贬以后的悲哀痛苦，一般写得寂寞苍凉，情思峻切。柳宗元的山水诗反映了诗人走向山水沉浸自然时的思想情怀，以古淡清峻为其风格。

晚唐诗人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杜牧。杜牧的五言古诗大多感发时事，寄寓感慨，这些诗夹叙夹议，显得劲健跌宕。他的七律、七绝俊爽清丽，特别是七绝内容丰富，风调独标，有很高成就。七绝中的怀古咏史诗往往把咏怀历史和评论现实结合起来，寓意深远。一些诗议论纵横，史识独具。杜牧还有一些七绝是历来传诵的名篇，如《清

明》、《山行》、《江南春绝句》，境界深邃悠远，色彩明丽，突出表现了俊逸爽朗、清新流丽的艺术风格。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最杰出的诗人。李商隐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高度的艺术成就。他的诗对现实政治有广泛深刻的反映，一些诗直接写时事，对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问题有所揭露。咏史诗借咏史讽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荒淫误国，寓有现实的深意。李商隐是一个怀有抱负却一生坎坷的诗人，他的大量的感怀身世的诗歌反映了这种悲剧命运。这些诗大多自咏怀抱，表现怀才不遇的苦闷。它们或直抒胸臆，或咏物写景以寓身世，大多曲折低回，情调感伤。李商隐写有大量的爱情诗。这些诗有的写夫妻之情，内容明确。而那些表现爱情的《无题》诗，一般情事隐约，并无确指。这些诗写相遇、幽会、离别，表现相思的执著、痛苦和无望，充满浓厚的感伤情调和悲剧色彩。李商隐诗往往运用意象的片断组合，因为省掉对事件过程及有关要素的交代，意象之间缺乏明确的联系，所以显得朦胧隐约，扑朔迷离。有时，意象具有象征性和暗示性，其确切意义难以把握，一些暗示并不采用对现实的直接描写，而是借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从而创造出朦胧幽微的意境。李商隐诗有一种凄艳的美，他常常用华艳的辞藻、美好的形象去表现迷惘感伤的情怀，情辞极美，亦极备感伤。朦胧的美和凄艳的美构成了李商隐诗深情绵邈、沉博绝丽的艺术风格。

贾岛、姚合是晚唐重要的诗人，晚唐很多诗人模仿他们的诗风，以致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诗歌流派。这个诗派因其影响广泛成为晚唐诗歌的主流，后世称其诗为“晚唐体”。贾岛诗多为五言，五言古诗表现自己的穷愁寒苦，五言律诗则多写闲居生活，景象荒僻，感情闲适。一般来说，这些诗都以清冷闲淡为其特色。贾岛的一些诗即景咏物，由幽僻而入琐细，他常常写为人所不注意的细小的一景一物，而且穷其情状，着意刻画，一些描写显得纤细险怪。贾岛以“苦吟”著称，吟诗几乎是他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贾岛的苦吟是对诗歌的惨

淡经营，特别是一联一句的锤炼琢磨，所以时有警句。姚合与贾岛齐名，称“姚贾”。姚合的诗也多写闲适疏散的生活，有时流露出清冷和落寞的情调。诗风清苦峻拔，省净浅切，但体格尖小。诗句亦多推敲锤炼，但与贾岛的雕镌僻涩相比，则显得平易自然。

在晚唐诗坛上，有一批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人，他们是皮日休、杜荀鹤、聂夷中等人。皮日休曾模仿白居易新乐府作《正乐府》十首，杜荀鹤的诗写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聂夷中的诗写到赋税的沉重。这些诗大多反映了晚唐政治的黑暗和腐败。此外，在晚唐诗坛上尚有温庭筠、韩偓值得一提。他们的很多诗写男女情爱，大都辞藻繁密，色彩秾艳。一些诗，写艳情，显得艳丽轻佻。

以上只是对唐诗发展过程的一个匆匆回顾，其实，唐代诗坛情况远不止此，前文尚未提及的重要诗人还有很多，如初唐的杜审言、张若虚、刘希夷，盛唐的张说、张九龄、贺知章、张旭、王湾、崔颢、王之涣、李颀，中唐的元结、戴叔伦、卢仝、刘叉、朱庆余，晚唐的张祜、许浑、郑谷、韦庄、罗隐、马戴、方干，等等。他们或诗风独具，或留下名篇佳作，唐代诗坛因此出现了名家辈出、群星璀璨的局面。

唐诗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所以自宋以来，学习研究唐诗蔚然成风，这种学习和研究当然包括对唐诗的选录工作，元、明、清以后，出现了几种唐诗的著名选本，如元代杨士弘的《唐音》，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唐汝询的《唐诗解》，清代王士禛的《唐贤三昧集》，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等等。这些选本多供封建时代的士人研习之用，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及文学主张。自现代以来，唐诗研究更趋繁荣，唐诗选编也越来越多，其中著名的选本有胡云翼的《唐诗选》，闻一多的《唐诗大系》，马茂元选注的《唐诗选》，中国社科院文研所选注的《唐诗选》，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现代唐诗选本，除了选文以外，多有注释、简析甚至鉴赏，为当代读者学习

研究唐诗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当然，这些选本除了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反映了编者对唐诗的独特认识。

本书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编选唐诗的成果和经验，共选唐诗人一百五十余家，诗九百九十余首，编者希望本书能帮助读者大致了解唐诗发展概况，因而选目考虑到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所选诗歌大致反映了一代诗歌的思想艺术风貌，其中一些诗是向来为人传诵的名篇佳作。各部分有诗人简介、诗歌注释和简析。诗人简介部分介绍诗人生平、诗歌风格及诗歌存世情况，注释部分注解词语、典故、人名、地名及相关史实等，也有一些作品系年和诗句串讲，行文用现代汉语，力求简明。简析部分对诗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点作简易说明。本书选诗以《全唐诗》为底本，编排顺序亦如《全唐诗》之例。因为本书成于众书，行文风格未能统一，又因水平有限，本书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各部分分工负责，具体情况如下：

余才林负责下列诗人：唐太宗 唐玄宗 唐文宗 武则天 李贤 魏徵 虞世南 王绩 上官仪 卢照邻 张九龄 杨炯 宋之问 王勃 李峤 杜审言 苏味道 郭震 苏颋 骆宾王 刘希夷 陈子昂 张说 沈佺期 李适之 贺知章 张潮 王湾 张子容 张若虚 张旭 崔国辅 王维 丘为 裴迪 崔颢 祖咏 李颀 綦毋潜 储光羲 王昌龄 常建 陶翰 刘长卿 李华 孟云卿 孟浩然 李白 韩愈 欧阳詹 柳宗元 刘禹锡 崔护 韦应物（其中《温泉行》《逢杨开府》） 孟郊（其中《偷诗》《寒溪九首·晓饮一杯酒》《峡哀十首·峡虬鸣清音》《古怨别》《游终南山》《读经》） 卢仝（其中诗人简介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由罗陈霞负责） 许浑《金陵怀古》

严国荣负责下列诗人：杜甫 贾至 钱起 元结 张继 韩偓 郎士元 刘方平 王之涣 刘昫 柳中庸 严武 严维 顾况 耿 弼 戎昱 窦常 窦牟 戴叔伦 于良史 卢纶 李益